

【理论探讨】

“暑邪直中”的源流探析*

李晓英^{1,2} 张绍良¹ 卢大为¹ 陈少东¹ 沈翠蓉³ 李鹏程¹ 赖鹏华^{1,Δ}

(1.厦门大学医学院, 厦门 361102; 2.凉山彝族自治州第一人民医院, 西昌 615099;

3.中国人民解放军陆军厦门特勤疗养中心疗养五科, 福建 厦门 361002)

摘要: “暑邪直中”在《黄帝内经》已有相关论述, 但受《伤寒论》影响, 其后很长一段时期以“直中为寒”观点占据主导, 而“暑邪直中”论述只见零星记载。至明清时期随着温病理论的发展, “暑邪直中”理论才随之发展。在明代, 受《黄帝内经》“心应夏”思想的影响, 以“暑邪直入于心”论述为主。到明末张凤逵提出“不拘表里, 不以渐次, 不论脏腑”的观点, “暑邪直中”理论臻于完善。到清代温病学派发展达到鼎盛, 温病学家进一步阐述了暑邪直入各脏腑的理论, 明确提出五脏皆可见暑邪直中证。此时, 对暑邪直入于肺的论述逐渐增多, 对暑邪直入心营的认识趋于完整且为多数医家认可, 夏暑发自阳明常被用以说明暑邪为病即见里证的发病特点, 至此对“暑邪直中”的认识趋于完善, 不断充实发展。

关键词: 直中; 暑邪; 源流

中图分类号: R229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6-3250(2021)05-0713-03

Analysis of The Origin and Development of Direct Attack of The Summer-heat

LI Xiao-ying^{1,2} ZHANG Shao-liang¹ LU Da-wei¹ CHEN Shao-dong¹ SHEN Cui-rong³ LI Peng-cheng¹ LAI Peng-hua^{1,Δ}

(1.School of Medicine, Xiamen University, Fujian Xiamen, 361102, China;

2.First People Hospital Liangshang Yi Autonomous Prefec, Sichuan Xichang, 615099, China;

3.Department of Outpatient, The Gulangyu Sanatorium of PLA, Fujian Xiamen, 361002, China)

Abstract: Direct attack in summer-heat evil have been discussed in *Inner Canon of Huangdi*, but just be recorded rarely for a long time because of the influence of *Treatise on Exogenous Febrile Disease*. From Ming and Qing dynasty, “Direct attack in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s” was extensively recorded and improved along with the improvement of study in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s. In Ming dynasty, it’s mainly discussed that summer-heat evil goes directly into heart under the influence of “heart is related with summer” in *Inner Canon of Huangdi*. In the end of Ming Dynasty, ZHANG Feng-kui put forward the view that summer-heat evil goes directly into body, no matter what is inside or outside, no matter how fast or slowly, no matter which organs, which made the theory of ‘Direct attack in summer-heat evil’ perfect. In Qing dynasty, the school of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s improved and reached its peak. The seasonal febrile disease experts have further elaborated that summer-heat evil can go directly into five organs, for example: the discussion about ‘the direct attacking of summer-heat evil into lung’ increased gradu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direct attacking of summer-heat evil into heart’ tends to be completed; the onset of summer heat from Yangming is often used to explain the pathogenic characteristics of heat evil as a disease, that is, that the internal syndromes are seen during the onset of summer-heat evil attacking. From then on, the theory of ‘direct attack in summer-heat evil’ has been continuously enriched and developed.

Key words: Direct attacking; Summer heat; Theoretical origins

DOI:10.19945/j.cnki.issn.1006-3250.2021.05.003

疾病发病形式提示病邪轻重、体质强弱, 有助判断疾病的浅深、轻重和发展趋势, 是临床确定治法的一个重要依据, 因此正确判断疾病发病类型有助于正确指导治疗。温病中新感温病起病多为表证, 由表及里传变。然暑热病邪为病, 虽为新感但因暑热酷烈、发病骤猛、易直中为病, 出现高热、咳血、神志改变等危重证^[1], 若辨证不当易失治误治甚则威胁

生命。随着全球气候变暖, 夏暑之际高温热浪频发, “暑邪”为病高发。为更深入理解“暑邪直中”的临床意义, 从而进行有效的防治, 笔者试对其来源和特点进行梳理与分析并总结如下。

1 “直中”发病方式源于《黄帝内经》

“直中”的发病方式最早在《黄帝内经》就有记载, 如《灵枢·邪气脏腑病形》中“邪之中人, 或中于阴, 或中于阳, 上下左右, 无有恒常”, 即外邪伤人, 所中部位不限于阴阳等之意, 提示邪气外感发病形式取决于外邪轻重、正气强弱, 外感六淫皆可直中, 非独风寒。在《素问·阴阳应象大论篇》始即有“暑病者, 热极重于温也”之论, 已认识到暑邪为病, 因暑热酷烈, 病情较重。《素问·气交变大论篇》曰: “岁火太过, 炎暑流行, 金肺受邪”; 《素问·金匱真言论篇》云“南风生于夏, 病在心, 俞在胸胁”, 此两条

*基金项目: 国家中医药管理局第四批全国中医优秀人才项目(2017124); 全国第六批老中医药专家学术经验继承工作(中国中医药人教发(2017)29号)

作者简介: 李晓英(1992-), 女(彝族), 四川凉山州人, 医师, 从事六淫致病机理的临床与研究。

Δ通讯作者: 赖鹏华(1979-), 女, 福建漳州人, 副教授, 博士研究生, 从事中医临床基础文献、实验与临床研究, Tel: 13950105386, E-mail: drlph@163.com。

不仅是暑邪直中于里的起源,而且后者基于《素问·六节藏象论篇》中“心者,通于夏气”之论,从五脏与四时的关系,提出暑邪为病,病位在心。《难经·四十九难》曰“假令心病……何以知伤暑得之……心主臭……故知心病伤暑得之,当恶焦臭。其病身热而烦,心痛,其脉浮大而散”^[2],此条文亦沿袭《黄帝内经》“心应夏”的理论。

至东汉末年,张仲景《伤寒论》中仍未见“直中”二字,但文中邪不从三阳经传入而直入于三阴的论述,是“直中”具体临床表现的最早论述。因六经辨证多以寒热分阴阳,“病有发热恶寒者,发于阳也;无热恶寒者,发于阴也”,三阴为病,寒证为多。其后,虽无明确的“直中”记载,却有相关临床表现的零星记载。如巢元方在《诸病源候论·痢病诸候》^[3]载“血痢者,热毒折于血,血入大肠故也。”文中“折于血”,即热毒可直中血分之意,属温病直中范围。

2 宋元时期“直中为寒”为主导观点

张仲景之后,“直中为寒,传经为热”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如北宋·朱肱在《南阳活人书·阴证》^[4]中载“有初得病便见少阴证者,直攻少阴,亦不必先自太阳次传而至……入少阴经,只恶寒而不发热也,三阴中寒微”,文中“直攻”已和“直入”无二,且提出“中寒”的概念,对后世影响巨大,很多医家甚则专设“中寒门”论述,如《古今医统大全》^[5]《石室秘录》^[6]《医学传灯》^[7]等。至元末明初,王履^[8]在《医经溯洄集》言“今世人多有始得病时,便见诸寒证,而并无或热者,此则直伤阴经,即入阴经者也”“其伤寒即入阴经为寒证者”。王履亦认为病邪直入阴经为寒证,文中出现了“直伤”“即入”等词,可见“直中”已呼之欲出。而徐春甫^[5]的《古今医统大全》言“殊不知中寒之候,先由五脏不足,元气太虚,寒邪冒中,直入阴经而为中寒之候,即为阴证是也”,明确指出脏气亏虚是邪气直入的基础。

在此时期,严用和^[9]在《济生方》中载“暑者,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脏为心。是以暑喜伤心,令人身热头痛,状类伤寒,但背寒面垢,此为异耳”,亦从四时五脏关系提出暑邪侵袭容易伤心,与伤寒有别。《丹溪心法》中虽未提及暑邪为病容易入里,但其中“暑风者,夏月卒倒不省人事者是也”的记载^[10],实则为后世“暑痉”,亦是暑邪起病即入里的表现。

3 明清时期“暑邪直中”随“温病直中”发展

3.1 “直中”一词的始见

至明嘉靖至万历年间,李梴所撰《医学入门》中始见“直中”一词^[11]。“三阴利用乎变法,有中有传……若不自阳经传来,直中三阴之经。”至此,“直中”一词逐渐广泛应用。如陈长卿^[12]在《伤寒五法》载“邪不由阳经而径入阴经,谓之直中,可温而已。凡言直中者,言邪不从阳经而入,为虚为寒。”

到清代,秦之祯^[13]《伤寒大白》言“从阳经先发热,后传至三阴者,乃是传经之热病,名曰伤寒……若初起不发热,乃直中阴经之寒病,名曰阴证。”吴坤安^[14]《伤寒指掌》载“夫传经,即邪从三阳经传入。直中,即本经自受之风寒也。”

3.2 “温病直中”的明确提出

李梴的《医学入门》不仅出现“直中”之词,在“论六经正病”^[11]中亦载“庶乎传经为里热,直中与变为里寒,临证参脉,直中三阳、传经三阳,病在于表,脉浮长弦;传经三阴,病在于里,脉沉数实;直中三阴,病在于经,脉沉微缓,此表里虚实大分,非专以阳为热,阴为寒也”,不仅解释传经、直中的区别,且提出二者主要用于辨别表里虚实,而非专门用以辨别寒热,然惜其只是略为带过未具体阐述。

因受《伤寒论》的影响,执“直中为寒”观点的医家以三阴三阳分表里轻重。而温病学还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此时对“直中温病”论述多以感邪直中脏腑的形式出现。如杨栗山^[15]在《伤寒瘟疫条辨·两感辨》言“伤寒得于常气,受病在经络;温病得于杂气,受病在脏腑。”更多医家虽没有明确提出温病可直中脏腑的观点,但记载了各种温邪直入各脏腑的临床表现。如吴又可^[16]在《温疫论·原病》中说:“疫者,感天地之疠气……感之深者,中而即发”,提出温疫之邪重则直中深处。吴鞠通的《温病条辨》、周学海的《读医随笔》则记载热邪直入心包络^[17]。陈耕道在《疫痧草》提出疫毒直入肺胃心包^[18]。这个时期,不乏医家对“直中为寒”提出异议,甚则明确提出“直中”也有热证,其中以陈修园最为直接,其在《伤寒论浅注·读法》中说“凡传经俱为热证,寒邪有直中而无传经。数百年来相沿之说也。余向亦深信其然,及临证之久,则以为不然。直中二字,《伤寒论》虽无明文,而直中之病则有之。见三阴寒证者,即宜大温之;有初病即见三阴热证者,即宜大凉之、大下之。是寒热俱有直中,世谓直中皆为寒证者,非也”^[19],说明“温病直中”至此已被充分认识。

3.3 “暑邪直中”理论随之发展

暑邪为病属温病范畴,综观这个时期对直中温病的论述,虽有燥邪、疫毒、杂气等之分,但对暑邪的论述最多。

3.3.1 暑邪直中心包

明·王纶^[20]在《明医杂著·暑病》云“夏至日后,病热为暑,暑者相火行令也。夏月人感之,自口齿而入,伤心包络之经,其脉虚,或浮大而散,或弦细芤迟。”文中指出,感受暑邪先侵犯心包,并通过脉象提示气阴亏虚在暑邪直入心包中的作用。董宿^[21]在《奇效良方》中言“暑之为气,在天为热,在地为火,在人脏为心,且暑之中人者,先着于心,伏为三焦肠胃之间。”王肯堂^[22]《证治准绳·伤暑》中载“暑气入心,身烦热而肿者,辰砂五苓散,或香薷饮加黄连一钱……暑先入心者,心

属南方离火,各从其类。”陈士铎^[23]在《辨证录·暑症门》云“夫暑热之入人脏腑也,多犯心而不犯胃。盖暑与心俱属火也。”其中王纶还提出“治暑之法,清心利小便最好”^[20],为后世治疗暑病的重要治法。王肯堂则从脏腑相关理论解释利尿治疗暑气入心的机理,并把五苓散列为此法的最佳方剂“小肠为心之腑,利心经暑毒使由小肠中出,五苓散利小便,为治暑上剂也。”^[22]这段时期,几位医家用“先入”“先着”描述暑邪直中于心包络,并均从心为火脏、暑为火邪,二者“同气相求”的角度解释暑邪为犯先侵袭心脏的原因。其中,陈士铎言“多犯心而不犯胃”^[20],与后世张凤逵的“不拘表里,不以渐次,不论脏腑”^[24]和叶天士“夏暑发自阳明”等认识比较,此时期对“暑邪直中”的认识尚局限于以直中于心包络为主,受《黄帝内经》“心应夏”影响较明显。到清代,温病四大家的王孟英^[25]在《回春录》中曰:“若病初即觉神情昏躁,而口赤舌干者,是温暑直入营分。酷暑之时,阴虚之体,及新产妇人,患此最多。”在《温热经纬》亦载此症“直夏令受热,昏迷若惊,此为暑厥。”^[26]并进而解释原因“暑是火邪,心为火脏,邪易入之。故治中暑者,必以清心之药为君。”王孟英所言“直入”与“直中”无二,且系统、全面论述暑邪直中心营的临床表现、好发人群、机理和治疗。同为温病四大家的吴鞠通在《温病条辨》中对暑温亦有“暑先入心,包络代受”的论述。其后周学海^[17]《读医随笔》指出“又有邪盛势锐,不从气分转入,不由血脉渐入,而直入心包络者,陡然昏厥,其证缓则不过一日,速则不及一时告毙,以其直入包络,而内犯心也”,指出暑邪直入的原因乃邪气亢盛。到这一时期,对“暑邪直入心包络”的认识完整且为多数医家认可。

3.3.2 暑邪入肺 从《素问》提出“岁火太过,炎暑流行,金肺受邪”后,对暑邪入肺论述不多。至清代,雷少逸在《时病论·中暑》中言“中暑忽然而发,矢石之中人”^[27],指出暑邪发病急骤、直中入里的特点外,还详细介绍了暑邪直中于肺的原因“暑咳者,暑热袭肺而咳逆……暑咳之为病,独在暑月也。良由暑热下逼,先伤乎上,夫五脏之位,惟肺最高,为诸脏之华盖,暑热袭之,肺经先病者,固无论矣。且暑中有火,肺体属金,火未有不克金者也。”^[27]在此时期对“暑邪直入于肺”的论述逐渐增多,如陈修园言“暑伤气,初感即发,其邪在肺”^[28],邵仙根^[15]亦有“暑从口鼻吸受,先入于肺”之论。

3.3.3 暑邪直入阳明胃 清代,温病四大家之一的叶天士建立“卫气营血辨证”,提出温病发病按卫气营血规律发展,然暑夏炎热来势迅猛,初起即可见壮热、大烦、大渴等阳明气分证候。因此,叶天士《临证指南医案》有“夏暑发自阳明”之叹。他还引

用刘河间以白虎汤治暑、张凤逵“暑病首用辛凉,继用甘寒,再用酸泄酸敛,不必用下”之云作为佐证。自此,“夏暑发自阳明”常被用以说明暑邪为病即见里证的发病特点。

3.3.3 暑邪入五脏 在明末,张凤逵^[24]的《伤寒全书》中言“若暑则变幻无常,入发难测……不拘表里,不以渐次,不论脏腑,冒暑蒸毒,从口鼻入者,直中心包经络,先烦闷,后身热,行坐近日,熏烁皮肤肢节者,实时潮热烦渴,入肝则眩晕顽麻,入脾则昏睡不觉,入肺则喘咳痰,入肾则消渴,非专心主而别脏无传入也。”首次明确提出五脏皆可见暑邪直中证而非心脏独见,至此对“暑邪直中”的认识趋于完善。其后,周扬俊^[29]在《温热暑疫全书·辨寒暑各异》、程杏轩^[30]《医述》亦引张凤逵所述。而陈耕道^[18]在其所著《疫痧草》中述“其感冒疫邪,在肺胃,盛者直陷心包”,亦指出暑热疫毒可直入各脏腑,若邪盛则直入心包,说明暑邪直入某脏腑与邪气盛衰相关。

综上,“直中”有狭义、广义之分。狭义“直中”为六经传变的一种方式,指“凡病邪不经三阳经传入,而直接出现三阴经症候者”,广义直中为“表里辨证”的内容,指“外邪直接入里、侵犯脏腑等部位”,包含“直中为寒”“直中温病”等方式。“直中”的发病方式源于《黄帝内经》,其临床表现始见于张仲景《伤寒论》。张仲景之后,“直中为寒,传经为热”的观点一直占主导地位。至明清温病学派发展到鼎盛时期,温病学家对暑邪直入各脏腑进一步阐述,使“暑邪直入”理论不断得到充实和发展。近年夏暑之际高温热浪频发,影响疾病的发病率、住院率和死亡率等,其中对心血管系统和呼吸系统疾病的影响尤为明显。因此,对“暑邪直中”机理的深入研究,可为应用中医理论和方药防治高温热浪下的心血管、呼吸系统疾病提供依据和方向。

参考文献:

- [1] 马健.温病学[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18-97.
- [2] 秦越人.难经[M].南京:江苏科学技术出版社,2008:82-85.
- [3] 巢元方.诸病源候论[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91.
- [4] 朱肱.活人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93:46.
- [5] 徐春甫.古今医统大全(中册)[M].合肥:安徽科学技术出版社,1995:3-4.
- [6] 陈士铎.石室秘录[M].上海:第二军医大学出版社,2005:404.
- [7] 陈德求.医学传灯[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5:359.
- [8] 王履.医经溯洄集[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1:954-957.
- [9] 严用和.重订严氏济生方[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0:22-23.
- [10] 朱丹溪.丹溪心法[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8:22.

(下转第741页)

舒畅之太息。张锡纯用小柴胡汤,于壮实之人常减
去人参,而于误下之后者必用人参以助胜邪气。

2.3.2 人参、党参与石膏 《医学衷中参西
录·石膏解》中张锡纯云“石膏……凉而能散,有透
表解肌之力”,用以治疗各类热证 13 种,如外感实
热、瘟疫之热、咽喉之热、头面之热、外感痰喘、产后
温病剧者、痢证夹杂外感之热、疟疾为阳明实热、脑
漏为肝移热于脑、关节肿痛挟有外感实热、痔瘡为热
入阳明、腹痛、金疮等。

人参与石膏同用,寒热清补相济,一是升散热
邪,用于下痢夹杂外感热邪日久不愈者,以“人参助
石膏,能使深陷之邪,徐徐上升外散,消解无余”,如
通变白虎加入参汤;二是清解虚热用于“热实脉虚
者”,如外感实热而兼有虚热,寒温实热已入阳明而
有虚象,症见“燥渴嗜饮凉水”,神昏谵语,大便燥
结,脉象细数、虚数、数微,重按不实,如白虎加入参
以山药代粳米汤;三是立复真阴^[8],用于寒温证而
见舌苔薄干或干而缩者,以复“外感中之真阴亏
损”,如白虎加入参汤。张锡纯言“人参,补气之
药,非滋阴之药,而加于白虎汤中,实能于邪火炽盛
之时立复真阴”;四是寒热相济以助其用,在治疗中
风方剂的搜风汤中,以石膏佐人参,可使人参大补元
气而无助热之虞。亦有两者同用治疗“瘟疫自肺传
心,其人无故自笑,精神恍惚,言语错乱”,如护心至
宝丹。

党参与石膏同用可补气增液,用于寒温阳明府
实而呕吐不能受药者,以党参补胃中元气,“与凉润
之石膏并用,大能滋胃中津液,俾胃中气足液生,自
能运转药力下至魄门以通大便”,如镇逆承气汤。

2.4 通补对药

张锡纯以通利之品与人参、党参相配伍,如威灵
仙一补一通,以使补而不滞、通而不伤,治疗小便不
利、痿废等病症。

2.4.1 人参、党参与威灵仙 威灵仙多用于
祛风除湿、通络止痛。《新编本草》云“消肠中久积

痰涎,除腹内痼癖气块,散爪甲皮肤风中痒痛,利腰
膝胫踝湿冷疼,尤疗折伤,治风湿各病,皆宜用之,
以其十二经络无处不到也。但其性走而不守,祛邪
实速,补正实难。^[9]”张锡纯认为,威灵仙既可通利
二便、消痰通络,又有走窜之力、行脏腑气滞以助行
药力。

人参与威灵仙同用可益气利水,用于“阳分虚
损,气弱不能宣通”所致小便不利,如宣阳汤、加味
苓桂术甘汤。党参与威灵仙同用可消通、补益相济,
用于胸中大气虚损之痿废,以威灵仙祛风消痰,以党
参补助气血而无走泄之虞,如振颓汤。

3 结语

张锡纯应用人参、党参,尊崇《本经》,却不拘泥
于《本经》,结合临床并基于对人参、党参药性的独
特认识,与其他药物灵活配伍,药性功效相互为用,
形成各种对药,充实了药物理论,拓宽了药物应用范
围,丰富了临床诊治手段,启发后人更精准地运用人
参、党参于各类疾病的治疗。

参考文献:

- [1] 张锡纯.医学衷中参西录[M].柳西河,李朝晖,董印宏,等重
校订.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6.
- [2] 顾观光.神农本草经[M].杨鹏举,校注.北京:学苑出版社,
2007:31.
- [3] 吴山.论张锡纯的人参配伍规律[J].广东医药学院学报,
1990,6(2):54-55.
- [4] 宋承吉.张锡纯在“人参解”中的错误必须纠正[J].人参研
究,2007,19(1):43-46.
- [5] 张璐.本经逢原[M].北京:中国医药科技出版社,2011:66.
- [6] 赵顺军,陈麟,吴孝兵.张锡纯对药经验探析[J].四川中医,
2010,28(6):48-49.
- [7] 姜彤伟.张锡纯应用山药特色分析[J].辽宁中医杂志,2011,
38(4):609-610.
- [8] 刘建,陈宝贵.张锡纯对药运用特色撷菁[J].中医药通报,
2016,15(5):39-41.
- [9] 陈士铎.新编本草[M].柳璇,宋白杨,校注.北京:中国医药科
技出版社,2011:123.

收稿日期:2020-05-19

(上接第 715 页)

- [11] 李梴.医学入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257.
- [12] 程杏轩.医述卷三[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13.
- [13] 秦之祯.伤寒大白[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1982:8.
- [14] 吴坤安.伤寒指掌[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42-71.
- [15] 杨栗山.伤寒瘟疫条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
43.
- [16] 吴有性.瘟疫论[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7:1-2.
- [17] 周学海.读医随笔[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98.
- [18] 陈耕道.疫痧草[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2000:13.
- [19] 陈修园.伤寒论浅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16:7.
- [20] 王纶.明医杂著[M].长春:时代文艺出版社,2008:152.
- [21] 董宿.奇效良方[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5:39.

- [22] 王肯堂.证治准绳[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1997:15.
- [23] 陈士铎.辨证录·暑症门[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7:
224.
- [24] 张凤逵.伤暑全书[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出版社,1986:8.
- [25] 王孟英.回春录新诠[M].长沙:湖南科学技术出版社,1982:
34.
- [26] 王孟英.温热经纬[M].沈阳:辽宁科学技术出版社,1997:78.
- [27] 雷丰.时病论[M].福州:福建科学技术出版社,2010:71-73.
- [28] 何廉臣.重订全国名医验案类编[M].上海:上海科技出版社,
1982:131.
- [29] 周扬俊.温热暑疫全书[M].上海:上海卫生出版社,1957:54.
- [30] 程杏轩.医述(卷五)[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59:6.

收稿日期:2020-05-11